

Nobel

The Essence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Winners' Lectures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 文学奖



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

朱约瑟 傅 翔 / 选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

文学奖

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

朱约瑟 傅翔 /选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朱约瑟，傅翔选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5

ISBN 978 - 7 - 211 - 05897 - 6

I. 我… II. ①朱… ②傅… III. 诺贝尔文学奖金—作家—演讲—世界—选集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3850 号

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

作 者：朱约瑟 傅翔

责任编辑：林 顶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三河市顺兴印装厂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0

插 页：2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11 - 05897 - 6

定 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诗人如斯说

- 美是可能的 威廉·巴特勒·叶芝 (3)
- 诗歌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6)
- 诗歌是在孤独之中显示自己 萨瓦多尔·夸齐莫多 (8)
- 诗歌是奇迹的真正女儿 圣-琼·佩斯 (11)
- 诗歌就植根于人类的呼吸 乔格斯·塞菲里斯 (15)
- 面包、真理、醇酒和梦幻 巴勃罗·聂鲁达 (20)
- 诗歌绝不存在灭亡的问题 尤金尼欧·蒙塔莱 (25)
- 诗人，总是一位启示者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31)
- 诗，把记忆像揭疮疤一样裸露出来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34)
- 除了苦难之外，并不存在其他记忆 捷西沃·米沃什 (42)
- 悲怆和抒情的心灵状态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50)
- 艺术教给人的东西就是私人性 约瑟夫·布罗茨基 (61)
- 寻找现在 奥克塔维奥·帕斯 (69)
- 把一只打碎了的花瓶粘合起来 德里克·沃尔科特 (77)
- 诗歌的姿势 谢默斯·希尼 (80)
- 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是平凡的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86)

小说家如斯说

- 我欠下太多债…… 塞尔玛·奥蒂丽阿娜·洛维萨·拉格洛夫 (93)
- 创造了痛苦中的美…………… 托马斯·曼 (97)
- 拒绝装腔作势摆架子…………… 辛克莱·刘易斯 (99)
- 对中国小说，它不被学者看作文学真是三生有幸 … 赛珍珠 (111)
- 人类具有灵魂，那是一种能够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
- …………… 威廉·福克纳 (134)
- 一线光明穿透了我所描绘的黑暗 ……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36)
- 写作是一个孤寂的生涯 …………… 欧内斯特·密勒·海明威 (142)
- 永不停息地分裂于苦与美之间 …………… 阿尔贝·加缪 (144)
- 小说家就跟小孩子在黑暗中唱歌给自己壮胆一样进行写作
- …………… 伊沃·安德里奇 (148)
- 文学成长于人类对它的需要 …………… 约翰·斯坦贝克 (152)
- 现实主义包含重建和再造生活的观念
- ……………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 (155)
- 我们的小说既像寓言，又像神话
- ……………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158)
- 临终之眼中的美丽 …………… 川端康成 (160)
- “美将拯救世界” ……………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65)
- 理性或者神秘主义 …………… 海因利希·伯尔 (176)
- 小说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 索尔·贝娄 (185)
- 在残酷和奸邪的深渊中展示爱意 ……………
- ……………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194)
- 创造生命的乌托邦 ……………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7)
- 小说没有程式，它有权要求永恒 …………… 威廉·戈尔丁 (203)
- 一句话，我经历了世界……一切 …………… 克罗德·西蒙 (210)

每个容器都被它所容纳之物染上颜色 …	纳吉布·马哈福兹 (222)
致寓言的颂词	加米罗·何塞·塞拉·特鲁洛克 (225)
在存在中冒险地写作	娜丁·戈迪默 (237)
语言和关于一只鸟的寓言	托尼·莫里森 (242)
我被日本人那相互对立的具有含混特性的两极所分裂	
.....	大江健三郎 (251)
我与人物互为制造	若泽·萨拉马戈 (255)
未完待续.....	君特·格拉斯 (258)
我所重视的是运气以及努力	维·苏·奈保尔 (263)
他和他的人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270)
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未快乐过	奥罕·帕慕克 (278)

剧作家如斯说

生活总归是美好的	比昂斯滕·马蒂努斯·比昂松 (287)
这些才能置我于不能生活的境地	路易吉·皮兰德娄 (290)
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帕尔·费边·拉格尔克维斯特 (292)
你是那些世纪的孩子，现在依然任性	沃尔·索因卡 (298)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达里奥·福 (308)

诗人如斯说

Nobel

The essence of

the winners of the Nobel lecture

美是可能的

威廉·巴特勒·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早年就对神秘主义和虚幻传说以及爱尔兰的民间故事感兴趣，两者构成他诗歌形象的源泉。《责任》和《库尔的野天鹅》的发表，使他的成就达到顶峰。1922—1928年他曾担任爱尔兰参议院议员，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高尔威有一座古老的小塔楼，爬到顶上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绿色原野上的一所茅屋，那里曾经住过一个这一代最有名的美人，一个小地主的夫人。我曾经和一些现在已经故去的老头、老太太谈起过她，他们都记得她，他们说起她时就如同特洛伊城里的老人说起海伦那样，众口一词，赞叹不已。一位据传年轻时有过风流韵事的老妇人这样说她：“一想到她，我就浑身战栗。”另一位在附近山上住的老妇人说：“太阳和月亮从来没有像她那样光彩照人，她的皮肤是那样白，白得发蓝，她的脸颊上有两道红晕。”老头们谈到遇有集市时人们为了争看她的美貌和风采拥挤嘈杂的情形，有一个人竟然为了看她“过河时不小心淹死了”。盖尔语诗人拉夫特里（Raftery）写的一首

赞美她的歌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尽管在我年轻时唱这首歌的人不多，但今天村民们仍旧在传唱它：

哦，明亮的星辰，丰收时节的太阳，
哦，琥珀色的头发，哦，我在世上的财富，
是玛丽·海因斯，那个安详而平易的女人，
她有美丽的形体和美丽的心。

好像在我们周围的古代世界中有的只是想像的自由驰骋、美好的故事带来的欢乐、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美，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让城市去思考乡村感受到的一切。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城市只能想城市之所想。

在乡村你只有自己的暴力、自己的沉重和人生的共同悲剧，如果你有艺术创造的能力，你就会渴望美好的情感，你就会确信四季将永远不变地更替，而不会去管它表达的内容是怎样的古怪奇幻。^① 在城

① 内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我住在高尔威自己的宅子里，那时铁路桥被炸断了，道路被石头和树木阻塞。第一周没有报纸，音信断绝，我们既不知道哪一方获胜，也不知道哪一方失败。即使后来报纸来了，也弄不清山那边或者树林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福特车不时地开过来，座位中间放着棺材，有时夜里可以听到爆炸声，白天可以看到邻村大宅院燃烧冒起的烟。人类许多世纪必然是如此从骚乱中活过来的，他们强烈地渴望着不要有不幸和痛苦，不要失去对自然美的一切感觉。一只欧椋鸟曾在我的窗旁造了一个窝，有感于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蜜蜂在倾颓的房舍
墙缝中筑巢，那里
鸟妈妈衔回了小虫和蚊蝇
我的墙壁正在坍塌，蜜蜂
到欧椋鸟的空屋筑巢
我们被关了起来，钥匙在我们
恍惚的心上转动；什么地方
有人被杀死，房屋被烧毁
我们什么都不清楚
到欧椋鸟的空屋筑巢

这只是那首诗的开头，后面的部分仍是同样的情绪。后来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开始在不可能有蜂蜜的地方闻到了蜂蜜的味道，在一条石头小径的尽头，或在某条路多风的转弯处，我都会产生这种奇特的嗅觉，而且总是伴随着某种思绪。当我回都柏林后，我和愤怒的人们在一起，他们为每一件事争论不休，总是急于弄清事实的真相。他们处在一种使现实主义戏剧成为可能的心境中。

里，人人都拥挤着你，你恨的是你的邻居，而不是你自己，如果你不去把他的生活和你自己的生活搞惨，或者你不在某种革命的狂乱心态中去谋杀他，总有人出来教训你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正义。一段时间内你会恨这位教师爷，称他的书和戏是丑陋的、误人子弟的、病态的，如此等等，但是最终你不得不赞同他。我们会发现自己和舆论发生争执，舆论迫使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也违背演员的意愿，使我们总是变得更现实，用方言取代韵文，用讲演取代方言。

（刘象愚译）

诗歌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著有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到的事物》《诗选》《四个四重奏》等。代表作长诗《荒原》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的精神幻灭，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一切艺术中最具地方色彩的。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凡能看能听的人都可以欣赏它们，但是语言，特别是诗的语言，却是另一回事，它似乎把人们分离开来，而不是团结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尽管语言形成了障碍，诗歌本身却给了我们一个去努力克服障碍的理由。欣赏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就是获得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理解，一种我们用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理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欧洲的诗歌史，考虑一下一种语言的诗歌能对另一种语言的诗歌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记住，每一位有一定成就的诗人从使用其他语言的诗人那里所获取的巨大收益；我们还会想到，倘若没有外民族诗歌的哺育，每一个国家和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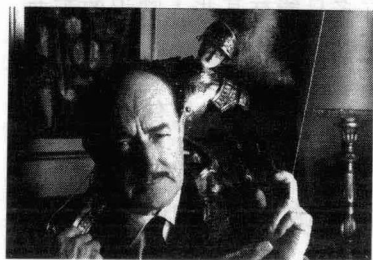
种语言的诗歌都会衰亡和消失。当一个诗人对他自己的人民讲话时，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其他语言的所有诗人的声音也在讲话，与此同时，他本人也在对别的语言的年轻诗人讲话，而这些诗人将会把他的生活观和他的人民的精神中的某些东西传递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去。部分通过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部分通过翻译（这必然是别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再创造），部分通过那些和他使用同一种语言但自己不是诗人的读者。诗人能够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贡献。

在每一个诗人的作品中，无疑有许多只能被某些人赏识的东西，这些人和他居住在同一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如此，“欧洲的诗”一语仍是有意義的，甚至“全世界的诗”一语也是有意義的。我认为在诗歌中不同国家和语言的人们——虽然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显然只是通过一小部分人——能够获得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不管怎样不完整，但仍是实质性的。

（刘象愚译）

诗歌是在孤独之中显示自己

萨瓦多尔·夸齐莫多



萨瓦多尔·夸齐莫多 Salvatore Quasimodo (1901—1968)，意大利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意大利政府担任工程师 10 年，利用业余时间写诗。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出版后，逐渐成为“隐逸派”诗人的领袖。195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野蛮势力全副武装，混淆视听，但文明教化最终总是得以摆脱野蛮势力的反复威胁。在座诸君皆为最古老的北方文明的代表，在其崎岖坎坷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文明曾经和决定人类自由权限的人们并肩战斗，曾经产生过人道主义的男女君王，产生过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这些诗人，无论古今，在今日的意大利都人人皆知，哪怕只是由于他们的好动气质和沉思精神。他们的难于发音但悦耳动听的名字，与北欧海盗的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受到我们的仰慕。他们跟我们说话，远比来自其他文明的诗人要更加强而有力，因为那些文明正在衰败，或者已经被文艺复兴的浮夸尘土所埋葬。当我肯定瑞典及其人民通过他们的选择激励和影响世界文化时，我并非自我标榜，也不

是变相的沾沾自喜，我是要批评欧洲的心智状态。我已说过，诗人和作家应该能帮助改变世界，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武断，或者只是一种相对真理。但是为了辨明扰乱或是顺从，只需想一想诗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和其他地方激起的反响就够了。众所周知，诗歌是在孤独之中显示自己的，从这个孤独之中向四面八方推移，由独白传达给社会，而无需变成社会学著作或政治著作。诗歌，即使是抒情诗，始终都是“发言”，听者可能是实体的诗人内在或玄想的诗人内在，也可能是一个人，或一千个人。那西沙斯式自发陶醉的感情，像是一个圆圈一样向内转回它本身，并利用头韵和呼应的音调，对历史上已被忘却的世纪中其他人们的神话发出回声。

今天，我们可以在绝对的意义上谈论世界上的新人道主义——并非人人平等的新人道主义。如果诗人发现他自己处在这个部分地由他的精神和才智所构成的暂时的物质结构的中心时，他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吗？这个问题不是修辞学的问题，而是真理的省略法。今天的世界似乎与反对诗歌的一方联盟。对世界而言，诗人之真正存在，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障碍，他必须被消灭。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向四面八方扩散。如果说文学游戏到处都躲避人类的情感，那么，由人道主义所启发的诗歌活动则是不会的。

我老是想到我有一首诗是写给黑色大陆的人民或东方人的，也是写给北欧人的。可以说，诗歌的普遍性对于它的形式和风格（即它的语言的凝聚力）是很关键的。但是普遍性也是指以前所无的东西，以及一个人为同时代其他人所做的贡献。这样的普遍性并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有害道德之上的——如果涉及道德反而更糟——毋宁说它是建立在直接的具象和独特的精神状态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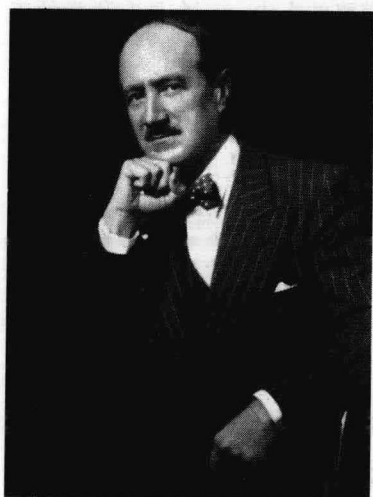
我认为，美，不仅通过和谐，而且也通过不和谐体现出来。因为，不和谐甚至也能获得诗意形式的准确性。无论我们是想到绘画、雕塑或音乐，美学的、道德的和批评的问题都是相同的，而喜欢和不

喜欢也是类似的。希腊美已经受到当代人的危害，他们破坏形式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形式来作为他对生命的模仿——这种模仿将揭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我谈到诗人，谈起诗人奇特而不完美的天性，他是从人类的语言中逐渐建立起他自己的真实存在的。这种语言是由真诚的合乎逻辑的造句法构成的，而不是由虚伪的造句法构成的。生命的每一项体验（无论是经历的还是感觉到的），从一开始就卷入了难以预料的道德裂变，本身逐渐显示出精神的不平衡，惧怕在历史重压之下已经崩溃的精神状态会延续下去。对于文学家和显赫一时的批评家，诗人始终保存着一本不准确的日记，始终玩弄着现世的神学。确实，批评家可以说，那样的诗不过是沉闷地重述一种“新艺术”，重述一种在这些诗歌写作以前不存在的语言（因此诗歌形式的历史就被颠倒了）。也许后者是表现能够忍受孤独，并是对包围孤独的最冷酷的物象命名的方式。这是诗人的邪恶影响吗？也许是，因为无人能填补刚刚读了一位新诗人一首诗的那些人的沉默。当然这不是一位唯恐十几二十行诗句会是真事的脆弱批评家所能做到的。在这个政治多元化的世纪，纯洁的概念还有待于研究。本世纪有许多诗人迷失方向，甚至失去人性。他们最近的史诗，始终被人投以怀疑的眼光。不知他们对人类心灵到底有几分了解？

（常立译）

诗歌是奇迹的真正女儿

圣-琼·佩斯



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

(1887—1975)，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长诗《阿纳巴斯》是诗人在中国任外交官期间，于1920年6月至1921年3月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道观内创作的。1957年出版长诗《海标》。佩斯的作品非凡奇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错综复杂。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和一个受到物质主义奴役的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愈加增大的分离。诗人承认了这种分裂，虽然他并不追求分裂。倘若科学不具备实际用途，那么，对于科学家也会存在着这种分裂。然而，在这里予以褒扬的，却正是科学家和诗人两者的那种非功利思想。起码在这个地方，不要再把他们看成敌视的兄弟了。因为他们正在探索的是同一个深渊，只是在研究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人们在纯数学里戏剧性地发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局限；人们在物理学中看到两个伟大学说的假定，其一为广义相对论，其二为测不准和非决定论的量子理论（这种理论会永远限制物理测度精确性）；人们听说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新者，把最为繁杂的知识综合归结为